

第一篇



活水源頭

第一章

文藝清泉

接觸文化藝術所生成的美好經驗，是會伴隨你一生一世的。理由是，文化藝術源自於我們的生活，而且人們自古以來就有追求美麗人生的不減企圖。因此，無論是自創還是習染，因文藝而起的剎那感動，往往會教人銘記於心，歷久不衰。由是之故，文化藝術不但不是我們生活中所可以將之割捨的一部分，而且正是因為它自古以來，就與我們唇齒相依，因此，雖然我們絕大部分的人不會靠它維持生計，但在精神與靈性的層面上，文化藝術正是讓我們能夠跳脫靈長類動物的框框，與一般高等動物表現至為不同的一個最主要面向。人類從創造文化藝術、累積文化藝術、傳承文化藝術，到發揚文化藝術，都在表現著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。所以，如若說愛好文化藝術，能夠讓自己的心靈與百獸不同，應該不會算是一種言過其實的說法。

第一節

1

美麗人生

一、追逐美感的本能

西元 1999 年 10 月 17 日的重陽夜，我坐在北京的老舍茶館裡，一邊品茗，一邊嚼著茶食，一邊欣賞著舞臺上的連串演出。那天，是我三十六歲的生日。

從小，就常聽父親說，在他出生的地方，有個老舍茶館。裡頭的各項戲曲雜耍，是如何如何的精采，而館內老師傅們擲甩毛巾的絕活與舞弄長嘴茶壺的技法，又是多麼多麼的靈巧。那份屬於父親的美好回憶，一路伴隨著他從大陸到臺灣。五十幾個年頭過去了，美好回憶依然存在如新。

所以，儘管在北京老舍茶館的那一夜，我沒能見識到老師傅們甩毛巾的絕活，也發覺長嘴茶壺已然被短口茶壺所取代，但是，舞臺上的連串演出確實精采，而在曲終人散時，我更因親訪該地而知道，小時候聽父親說的那些個茶館故事，已然不再只是他自己的回憶而已，因為，那份原本僅屬於轉述的想像，已於現下化身為真實的光影。而這種踏實感，就像我自己至今所仍舊記得的，於念小學時，總喜歡蹲在野臺下，看著鄰家請來的歌仔戲班與布袋戲團，熱熱鬧鬧的在還願謝神。我很慶幸也很歡喜，當我三十六歲時，我居然還能有機會與父親共享那北京老舍茶館的美好景象，因為，我實在不得不去思索，在高度都市化的臺北，何時再能有機會也讓我的女兒享有幾次，蹲在野臺下看歌仔戲的樂趣，尤其是在西元 2030 年，當她滿三十六歲的時候。

二、文化源自生活

我想說的是，有關於因為接觸文化藝術所生成的美好經驗，是會伴隨你一生一世的。理由是，文化藝術源自於我們的生活，而且人們自古以來就有追求美麗人生的不滅企圖。因此，無論是自創還是習染，因文藝而起的剎那感動，往往會教人銘記於心，歷久不衰。想想，如若現在，你身旁所有一切與文化藝術有關的事物，都蕩然無存，那我們的生命，還可用什麼色彩來予以填滿。在電影《美夢成真》（*What Dreams May Come*）中，飾演男主角「克里斯」（Chris）的羅賓威廉斯（Robin Williams），奮力跨越生死疆界，去尋找他的愛妻安妮（Annie），其所憑藉的濃烈生存動力，就是一股存在於心念之間的摯愛與陣陣靈動的美感。在他於一群浮屍中尋得他的愛妻安妮時，為了能夠讓他倆超脫出那個灰黑悽慘的景象，他告訴安妮：「Let's close our eyes and think something beautiful!（讓我們將眼睛閉上，並用心想著美好的事物！）」隨即，他倆便縱身躍向雲端，而後飄飄然落腳於翠綠湖畔。放眼望去，遠山近水以及身後的青樹紅屋極其熟悉，原來，那一草一木，裊裊雲煙，正是安妮在其生前所精心繪製的一幅鄉野彩畫。就此，該份共同浮現於他倆心中的美好事物，不但促使安妮畫中的美好景色果然成真，同時還拯救他倆脫離詭譎浮屠，其中的妙趣顯然不言可喻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，文化藝術不但不是我們生活中可以將之割捨的一部分，而且正是因為它自古以來，就與我們唇齒相依，因此，雖然我們絕大部分的人不會靠它維持生計，但在精神與靈性的層面上，文化藝術正是讓我們能夠跳脫靈長類動物的框框，與一般高等動物表現至為不同的一個最主要面向。人類從創造文化藝術、累積文化藝術、傳承文化藝術，到發揚文化藝術，都在表現著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。所以，若說愛好文化藝術，能夠讓自己的心靈與百獸不同，應該不會算是一種言過其實的說法。

由史實上觀之，原始人類即使茹毛飲血，但在其所使用的漁獵工

具上，已存有著一切需訴諸於美感的顯著意識。從世界各地出土的種種上古時代的工具或武器上，多少都可以讓我們發現一些，與漁獵功能並無直接相關的某項裝飾性圖飾或點綴性物質的存在。而若以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物，自中國山東省大汶口出土的「玉斧」為例，則更可發現，那玉斧不但受到精緻的琢磨加工，具有美觀勻稱的造型，而且在製作者有意識、有自覺、有目的的創造之下，那玉斧不但顯現了人類追逐美感的柔性本能，同時也賦予它權力與神力，使之成為帶有階級意識的象徵（彭吉象，西元 1999 年，頁 42）。

此外，自十九世紀以來，在歐洲的法國以及西班牙等地區，先後發現的如阿爾塔米拉岩洞、拉斯科克斯岩洞內，有關岩洞壁畫等記載性圖示的陸續被發掘，也說明了原始人類可以透過敏銳的觀察，並用大腦控制手部的活動，靈巧地將其生活內容，藉由鑿壁作圖的方式，來一筆筆的對之詳加記錄。他們逼真地摹倣繪製出一隻隻生動有形的牛、馬、鹿、羊，也刻畫雕琢著一個個戴著面具舞動跳躍的活潑人形。這種可透過圖形來幫助自己思考、記憶以及彰顯自我喜悅心情的能力，從古至今，大概只有人類得以有幸具備。

過了漁獵時期，進入了農牧階段之後，文化藝術的發展更是因人類的生活漸趨安穩而有著長足的進展。就建築的形式而言，當人類由「穴居」到「半穴居」，乃至完全脫離洞穴，以木、石、土、磚、瓦……等建築材料搭蓋住處時，除講究遮風、避雨、防蟲、阻獸等功能外，同時也講究視覺之美。就西洋的建築發展史而言，早在紀元前一世紀，羅馬著名的建築師維托佛斯（Pollio Vitruvius），就在他的著作《論建築》一書中，明確的指出構成建築的三項原則之一，就是要達到「外型美觀」的境界。再者，十六世紀，身兼畫家、建築師，以及理論大師於一身的義大利知名人士瓦沙利（Giorgio Vasari），更曾經在他的名著《義大利最著名畫家、雕刻家及建築師的生平事蹟》一書中，直指繪畫、雕刻與建築同出一源，都是一種「圖樣」。而那個「圖樣」，不光只是一份「設計的藍圖」，更是一種「內心的意象」。而英國近代的名建築理論家華

登（Henry Wotton），也同樣的在他的專著《建築要素》一書中，揭櫫建築需具有「賞心悅目」的特性（凌嵩郎等，西元 1993 年，頁 155）。由此可知，西方社會不光只是注重建築所具有的實用性，同時也將建築的設計，當作是一種心靈活動，而且是一種「具有高度美感的心靈活動」。

反觀我國建築的發展情況，就史前建築的部分而言，可依《易經·繫辭》所載：「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。」而窺知一、二。至殷商時期，又可依《周禮·考工記》所述：「殷人重屋，堂脩七尋，堂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」以及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所言：「紂爲璇室瑤臺。」由此皆可見，當先民脫離穴居野處之生活後，直至殷商時期，就已具有相當規模的宮室建築。同時，在一些重要的宮室建築內外，都有石雕獸像等裝飾品的存在，而屋梁上，則繪有各式各樣的精美紋飾。而時至秦朝，更由於始皇的性喜動土興木，因此，當時的名建築不但有在都城咸陽內興建的秦宮外，更有於我國建築史上享有盛名的阿房行宮。史稱：「阿房宮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畫棟雕梁，富麗堂皇。」唐代杜牧更爲〈阿房宮賦〉曰：「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；廊腰縵迴，各抱形勢。」（凌嵩郎等，西元 1993 年，頁 162～163）以上皆顯現出，我國古典建築觀與西方的建築觀，在「尚美」的基本考量上，是完全相通的。

三、宗教與藝術

談到了建築之美，就不能不對宗教與藝術之間的關係稍作介紹。以中世紀的教堂建築而言，當人們步入了教堂之後，就會發現當時的建築師，巧妙的運用光線與彩繪玻璃窗之間所生成的璀璨效果。建築師藉光線得以穿透玻璃的原理，不但照亮了教堂的內部，更能夠因爲光線落地折射的緣故，而使得玻璃窗上大片的彩繪，在教堂內產生反影作用。一片彩繪玻璃窗，在光線的俯射下，就可造成連天串地的景致，那麼，

左右兩排一字相砌的十數個玻璃窗，又何以不能構築出漫天盡是希望、美夢長存我心的奇觀？而教堂內所有的，又何止於彩繪玻璃窗！爲了堆砌出宗教的靜謐與神聖，建築師更是大量的採用壁畫、雕刻、嵌石與塑像，來豐富宗教崇拜者的靈思，並烘托其內心感動的氛圍。

其實，不光是中世紀的教堂建築充滿了巧思與美感，早期諸如希臘神殿的浮雕之作等，都爲宗教建築增益了莊嚴、寧靜，乃至於華麗的色彩。這就是何以法國近代建築名師柯比西葉（Le Corbusier）會說：「建築應該使用足以影響我們感官與滿足我們視覺需求的因素，使我們一見之下立刻被它們的雅致或冷酷、騷亂或閒靜、冷漠或關懷所感動；這些都是造型的元素，也是我們眼睛所能瞧見，我們心靈可以揣度的形式。」（凌嵩郎等，西元 1993 年，頁 156）

我國在南北朝時，由於佛教的蓬勃興盛，也使得宗教建築之美得以永世流傳。以我國現存最早的佛教建築，位於河南嵩山的嵩岳寺而言，其本身就是一個十二層樓高的石雕作品。而除了嵩岳寺外，在南北朝時，也對於佛窟的鑿挖充滿了興趣，其中，自又以敦煌和雲岡兩石窟最爲著名。在敦煌以及雲岡石窟內，不但有各式各樣的佛塑佛雕，更有變化萬千動人入心的壁畫彩飾。由此可見，不論中外，宗教建築都熱中於呈現各類藝術形式。

其實，對於宗教本身而言，其與藝術之間的關係，並不只是顯現於宗教建築之上而已。因爲就藝術的起源而論，世人咸信宗教還是促進文化藝術發展最主要的動力之一。

我們可以這麼想，當現代人碰到一些因自然環境轉變所生成的情境幻化，都不一定能夠給予充足解釋之時，那些有關生、老、病、死的課題，遠古人類是如何的加以看待？再者，當現代科技仍無法對於地震等天災予以準確預測時，老祖宗們又是會如何的面對颶風、暴雨、冰雹、霜雪、雷電、海嘯、乾旱、火山爆發……等自然現象？如果，現代的科學解釋，都還不能全然化解你我對於自然災害的恐懼，那麼，更何況是千載之前的芸芸衆生？因此，「神靈」遂自初民時期起，即成爲人類追

求心靈平靜與祛除內心恐慌的對象，而在人與「神靈」之間，又有「靈媒」的出現，以「儀式」及「符咒」來協助人們達到對「神靈」抒發心願的目的。

時至今日，我們仍可自若干宗教的儀式活動中，判別出「神靈」與「靈媒」所具有的地位與其所身負的「平心靜氣、排憂解惑」功能。古時「靈媒」的手舞足蹈，與現今臺灣的乩童起駕，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。而古時「靈媒」在驅魔招福時，所習於穿戴的面具服飾，也與現今臺灣七爺八爺出巡的場面如出一轍。然而，無論是「手舞足蹈」、「唸唸有詞」，還是「面具服飾」，都是促使文化藝術生成所必須具備的最基本元素之一。史料證實，原始歌舞的產生，確實與原始人類的巫術崇拜有關。在甲骨文中，「巫」與「舞」都是同一字形，因此，可以知道，「巫」與「舞」是被古人等同視之。想想遠古專業巫師的能歌善舞，在人們敲擊著石子聲下，化妝成野獸的造型熱情舞動，不就是《尚書》中所載「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」的熱鬧景象。在法國著名的「三兄弟」史前洞穴中，人們就曾經發現在穴內的壁畫上，有一個男性舞者的形象，他身上披著獸皮，頭上戴著鹿角，腰上纏著長鬚和馬尾，全身上下作舞蹈狀，很顯然的，是正在用舞蹈來進行巫術或祈禱（彭吉象，西元 1999 年，頁 47）。

因此，德國著名的唯心派哲學家黑格爾（Hegel）就說：「從客體或對象方面來看，藝術的起源與宗教的關係最為密切，最早的藝術品都是屬於神話一類。」黑格爾的論點確實有其可信之處。因為，無論「神話」是被當作廣義的藝術品，還是被視作為文學的最早源頭，由於原始神話普遍的存在於世界各民族與各地區，因此，它被尊崇為人類最初始所共有的一種文化現象，其實並不為過。一般而言，神話的出現，一方面是由於原始社會中，人們因面對神祕的大自然，而深感自己的無能為力所致；另一方面，在遠古人類的思維中，他們又相信或許可透過某種神奇的力量，來與恐怖的大自然相抗衡。於是，神話遂由原始人類的實務活動，轉而成為神奇怪誕的事蹟，使神話傳說一方面可以出現原始思

維，一方面又可以與原始宗教、原始藝術相互融合。因此，中國神話故事中，有關燧人氏鑽木取火、盤古開天闢地、女媧補天、夸父追日，以及古希臘神話中，那許許多多的絕妙傳奇，都說明了原始人類在有限的知識與生活條件下，不得不去藉助想像力與創造力，以解釋生活周遭的一切自然現象，甚至去試圖藉由「神蹟」來征服環伺於四周的大自然（彭吉象，西元 1999 年，頁 48）。

英國的著名藝評家與藝術史學家里德（H. Read）在他的著作《藝術與社會》（*Art and Society*）一書中，也特別提及了藝術與巫術之間的關係。而英國知名的文化學者哈里遜女士（Harrison），更是在她的鉅著《古代藝術和祭典》（*Ancient Art and Ritual*）一書中，明確的指出了藝術起源於宗教的理由。哈里遜女士認為：「原始時代的人類，無論是遊牧民族或是農耕民族，都無可奈何的被自然力量所支配。因此，便對於那些可以控制自然力量的神祇，行祭典的儀式，以求信靠祈禱，獲得庇佑。而信眾們爲了能夠將他們的祈求內容與誠心表現給神靈們看，於是便創作出舞蹈、戲劇、音樂與詩歌。」再者，近代最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泰婁（E.B. Tylor）在他所撰寫之《原始文化》一書中，也主張「藝術起源於巫術」的論點。他說：「原始人類的思維方式與現代人有著很大的不同。對原始人來說，其所身處的世界，無異是陌生與神祕的，因此，周遭的一草一木，都值得他們敬畏。他們相信萬物有靈，所以，無論是山、川、樹木還是鳥、獸、蟲、魚，在他們的想像裡，都是具有靈性且可與人交流感通的。」（彭吉象，西元 1999 年，頁 36~37）

此外，享譽盛名的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，也在他的名著《苦悶的象徵》一書中，直指「一切的藝術，皆生於宗教與祭壇之中」。他說：「在原始時代，宗教的祭儀與文藝的關係，誠然就是兄弟姐妹。」廚川白村闡釋：「原始人類的欲求，是極其簡單的。而其面對欲求的表現，也是極其單純的。他們先是從生活上的實際欲求開始，成立起簡單的欲望夢境。譬如當他們苦於乾旱，求雨心切時，若是抬頭望見雲霓，便會祈天降雨；而當祈雨後如若甘霖果真普降，則他們又會因心願成真而奉

獻感恩。然而相較於自然力量，他們真的是位處卑微而難能與之抗衡。所以，他們所能夠做的，就只是奉獻、感恩、讚美或詛咒而已。而這些，都是由人類感性的層面去表現，使得日月星辰、太空、風雨，都被詩化，都被賦予夢一般的象徵意涵。就此，日復一日，將自我內在的感性因子與想像，共同的放入一個搖籃之中，使得詩與宗教這對孿生兄弟，蒙澤應運而生。」（凌嵩郎等，西元 1993 年，頁 37~38）

依上文所述，我們可以對宗教與藝術之間的關係下一個結論，那就是，宗教與藝術都在嘗試對於人類的心靈進行慰藉和安撫的工作。在所有的宗教活動中，無論是運用了詩歌、音樂、繪畫、雕塑……等藝術元素，還是興建了莊嚴宏偉的宗教建築，當我們在聆聽肅穆雅致的聖樂，眼觀豐富多彩的神話彩繪時，在精神上，我們就更親近於信念、希望與大愛無私的宗教理念，同時，在心靈上，亦能夠因為那些文化藝術的元素，清滌了你我懷憂喪志的傷口，讓我們因之得以恢復平靜與坦然的心境，排憂解慮的再次縱身進入劇烈競爭的現實洪爐。人生在世難免受到挫折、打擊與傷害，宗教與文化藝術的結合，一直以來始終扮演著人類心理災難的庇護所，讓人們勇於在療傷止痛之後，繼續為著自己的理想認真打拼。

四、生活基本需求

欲克服自己心理困境的人不妨想想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偉大畫家米開朗基羅，當他在西斯庭教堂繪製那如今享譽全世界的天頂畫〈創世紀〉時，他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在從事他的繪畫工作？那幅天頂畫距離地面有三層樓之高，在長乘寬共八百平方公尺的巨大面積上，分布著三百多個身軀龐大的男女形象。米開朗基羅足足用了四年的時間，才完成了那幅具有宏偉場景和完美體態的巨型天頂畫。試問：如果他當時無法展現出非凡的創造力與堅毅信心，他如何能夠完成該一曠世傑作，讓世人瞻仰稱羨？而他在西斯庭教堂內所創作的另一鉅獻，則是大型壁